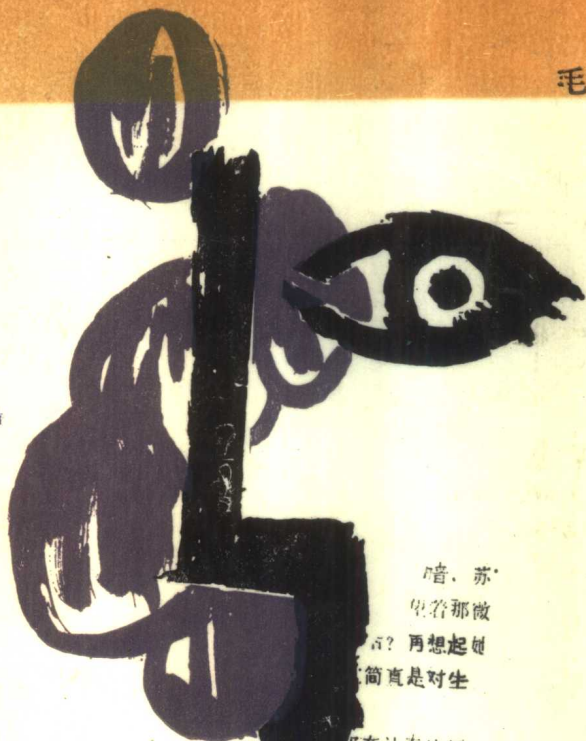




暗，苏
望着那微
暗？再想起
简直是天生

来在认真地想
如左吉……

业的
那么这……生活、爱情
呢？……研究的

办离婚手续……而毕竟又
定他们的爱情……自己的榜

的矛盾呢？人们从事科学？……那么……呢？将来

办离婚手续了，然而毕竟，一个孩子的身教？……

定他们的爱情不再是自己的。想，西一想，意象

婚？……那么这于呢？将来大街，一会儿闪

人给一个孩子的身教？……没有灯光照耀的小

，东一想，西一想，意象中一会有悄无声息。

现出长大……一会儿闪现出公园里的

一些没有灯光照耀的小胡同。他在这

对恋人，有的悄无声息，有的大胆无

他想：这些热恋者都是清醒的吗？

严认真地吗？都选定了自己应该

握自己的命运吗？将来都会是美

前夫

。他又想起了小，好象他已

前 夫

毛 志 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前 夫

qian fu

毛 志 成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63,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

ISBN 7-5302-0040-2/I·41

书号：10326·162 定价：2.60元

目 录

前 夫.....	(1)
一品妃.....	(38)
A 城印象记.....	(70)
劝君更进一杯酒.....	(156)
相逢在朦胧中.....	(206)
花花世界.....	(249)
浪打来，何须愁.....	(280)
名花属我.....	(333)

前 夫

—

一个人在尘海中生活，确实象一只小舟。桨橹的力量往往对抗不住潮力、风力。

假如禹恬兰还能记得她七年前所发表过的人生宣言，一定会苦苦地笑上几声的。可惜，她迷迷糊糊地忘记了。

七年来，她实在受不了前夫楚洛星——外号“楚霸王”——的虐待，一跺脚说：“你听着！我什么都不想当！我只想当个纯粹意义的女人！连‘老婆’、‘儿媳’、‘孩子妈’都不是……”

一向脾气火爆的楚洛星，听了这番话之后，沉吟良久，最后叹了口气说：“这倒也不失为一种人生追求……遗憾的是我爱莫能助，好，分道扬镳吧……”

他们离了婚。

七年以后呢，已经再婚五年的禹恬兰还是没有当成“纯粹意义的女人”，不仅如此，还戴上了一顶很缺乏女性意味的帽子——“市园艺品出口公司经理”。

追根溯源地说，她这个在名利上极为淡漠的人之所以被别人架上这个交椅，又确实和她发誓要做“纯粹女人”的初衷有关。

本来，她占有的“工作岗位”是很适应“纯粹女人”的兴致的——市盆景协会的主席。在这个以花卉养植、花卉经销为主

体经济的小城市，盆景协会的地位绝不会低，然而它毕竟又是闲雅衙门、弹性衙门，从某种意义上说，消遣闲情逸致就是正常工作。

使她告别闲逸、再返事务衙门的引线，是她对丈夫——当然是续夫——的爱。续夫陈緬秋，三十八岁，是个脾气好得出奇的人，在待人和蔼可亲这一点上，堪称世界第一。他虽然从二十岁上就做政工干部，甚而还当过“那年头儿”的专案组员，但他在暗中仍给予“牛鬼蛇神”不少同情。当着众人自然要说“官话”的；一转脸，照旧称禹市长为“禹老”，称禹市长夫人为“禹婶”。粉碎“四人帮”以后，调到市园林局，充任园艺部主任。他待人还是那样和蔼可亲，连外商、侨商在被他接待时都不得不赞叹：“陈先生的笑是醉人的，有如一股春风……”。一位侨商更有誉词：“陈先生这张慈善而温存的脸，是可以显示祖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是的，一个冰冷的历史阶段确实结束了……”。然而，对外商、侨商也实在不可过分信赖，他们在生意上往往要“坑人”的。两个月前，日本“美禾园艺品疏通公司”就戏弄了陈緬秋这个大好人。生意洽谈之前，陈緬秋陪同几位生意使者游览本市名胜、参观花场花圃、观赏盆景苑洞时，友善之情是洋溢于表的嘛！陈緬秋动用私囊八十元钱请这几个人吃了一顿饭，这几个人在席宴上更是感激至深。正式签订花卉、盆景出口合同时，双方也都显示了大度、信赖之情。谁想，在二十天以后，一位谙熟生意的侨商——马钧龙先生，在以回故里观光名义来本市小住时，无意中发现了陈緬秋与日商签订的合同书，他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后来，他特意会晤了陈緬秋，难过地说：“陈先生，你在合同签署上太疏忽了。哦，请原谅，这又很难用疏忽来解释。你来看，‘每个批量的价额是定数，总付金额折合港币为二十六万元，船运入坞后当日由乙方支付……’

这就是说，日方付款以‘入坞’为前提的，言外之意呢，运费、包装费、运程保养费、入关的关税都要由你方担负！陈先生，你几乎等于白白赠送了货品……”

陈緬秋如梦初醒，打国际长途电话询问，果如马钧龙所言；抗议，人家声明以合同文字为准；撕毁合同，人家索取的赔偿费同样是巨额的……。

马钧龙也只能指出这样的补救方法：“陈先生，这是一笔注定要蚀本的生意，不必再想它了，一切补偿都应该寄托在另外的生意上，要搞得漂亮……”

马钧龙还透露：中国的桩式盆景——特别是苏派、扬派、岭南派——在海外的行情很好，他本人可以代为沟通。

“而且，我还可以透露给陈先生一个非生意性信息，”马钧龙说，“跨洲际的园艺品公司——韩氏公司——总经理韩伯霜女士，和尊夫人禹恬兰女士有亲戚关系。韩女士是禹女士的姨祖母，哦，俗称姨奶奶……”

要尽快做出辉煌生意！

园艺品出口公司刚刚成立，经理人选尚未笃定，已经离休的前市长早就有意将自己的女儿禹恬兰派到这个位子上，只是禹恬兰无心涉入头疼尘事。现在，陈緬秋有必要劝劝自己的妻子了。

是的，禹恬兰确实淡于名利，厌于事务性的繁忙。但由丈夫陈緬秋来求她，她的心就软了。与陈緬秋结婚五年以来，陈緬秋对她的爱太深了。哪里是爱，简直是孝敬！当初，受够了前夫“楚霸王”冷待的禹恬兰之所以看中了陈緬秋，就因为陈緬秋那女性式的温柔太诱人了。婚后，陈緬秋给予妻子的，从来是甜甜的笑脸，从来是款款柔情，从来是低声细语，连他那双手都是女性式的，白净、丰腴、暖烘烘。这双手，在给患病时

的妻子洗脚时，禹恬兰感到象肥皂一样滑腻。这时，她往往联想起前夫楚洛星那一脸络腮胡子，那一双乌炭似的粗手。

禹恬兰与其说爱自己的后夫，还不如说泡在感激之情里了。她总在想：我应该为他做些事呀……

简单地说吧：禹恬兰成了经理。

二

马钧龙再次返回中国大陆时，已不是做为探亲者而来，身份是韩氏园艺品公司的生意派员，住在市内一家较为高档的宾馆——牡丹宾馆。

他带来了该公司总经理韩伯霜女士的私人信件，信是送给禹恬兰夫妇的。

这一天，马钧龙在牡丹宾馆里订了宴席，继之打电话给禹恬兰夫妇。禹恬兰接过电话之后，喜气盈盈，她没有向周围同志保密，而是有意地将这个喜讯透露给在场者，振奋振奋大家的精神嘛。

三十四岁的禹恬兰虽然先后为两个丈夫生过两个孩子，但由于近几年保养得好，心情又适意，故而毫不苍老，还是那么漂亮、丰腴。平日，她是很注重衣装打扮的，她曾经对一些同龄女人说过：“在许多文学家的笔下，女人都享有特殊的比喻——‘花儿一样’，男人就跟这个比喻不贴边儿了。我体会那意思是：把世界装点得更美好，主要靠女人……”。由于她在服装上的率先解放，很多女人都感谢她。市长的女儿都带了头儿，无形之中等于为许多女人提供了精神力量。当了经理之后，她首先按照“经理”这个职务含义改革了自己的服装，换了一套银灰色、有棱有角的西装，很增风度。前几天，她从一个电影中看到某某女经理在出席中外两方的生意洽谈会时，穿的是一套

古铜色派克服，觉得很有经理气派。故而她今天在去牡丹宾馆会见马钧龙及其随员之前，特意到家里去换衣服——换了一件古铜色派克衫。

丈夫陈緬秋进来，先是一怔，继之又习惯地笑了：“象，很象，真有一种女经理的气派……”

“嘻！”禹恬兰佯嗔着说，“要不是为了你，谁愿干这种头疼的事！女人就是女人嘛。”

陈緬秋又谦恭又香甜地笑着，一边为妻子舒展衣服、系扣子，一边用手整理着妻子的头发，爱抚地说：“这场火烧眉毛的事一过，我就还你本来面目。你还回去当你的盆协主席……哦，我们还可以以探亲名义，去国外看看姨奶奶。听说檀香山的风景不错，是个游览胜地。趁我们还都年轻，也痛痛快快地玩一段时间……”

说着说着，陈緬秋似乎入了境，他下意识地将手搭在妻子的肩头上，并往“向心力”的方向用了用力。禹恬兰首先闻到的是一股茉莉香型的肤脂气味。接着，又下意识地联想起丈夫那一双肥嫩的、女性式的手，那一双生着近乎女性肌肉的胖胖胳膊，那弹性的、豆腐式的胸脯。

婚后五年，禹恬兰从后夫女性式的心灵、女性式的肉体中，感受到了爱抚、温存和柔情。一想起前夫那冰块子似的脾气、那铁疙瘩似的身躯，就感到一种由冬入春的暖意。但是，说也奇怪，她也是另有隐情的。她固然愿意与这样的后夫对坐、闲谈，谈当前流行的爱情小说，谈他们已经进行过或即将进行的市郊野游，但她还是越来越淡漠于丈夫的动作性温存。开始是淡漠，后来简直有些隐隐的反感了。不知为什么，她一想到他浑身的肌肉都是豆腐式的，心里就感到很不舒服。慢慢地，她连豆腐都不想吃了。

今天，丈夫又做了温存动作，她佯笑着把丈夫推开说：“去，去，有正经事要办嘛。”

是啊，就要去见马钧龙一行了，是得研究研究。

“你也换换衣服，”禹恬兰对丈夫说，“把那套凡尔丁西服找出来，也弄出个见棱见角的模样儿！瞧你眼前这样子，一套软质绵穿在身上，圆乎乎，哪儿象个副局级干部，倒象个厨师……”

“不不，不不，咱们今天去见你姨奶奶的派员，总得突出你才行。我呢，就装扮个第二号角色吧，说是你的跟班也没啥，反倒对事情有益……”

七十八、九岁的韩伯霜女士，是禹恬兰父亲的三姨，前几年曾回国探望过禹家。这老太太的身体格外好，虽短小但精悍，颇象五十岁的人。她神情冷厉，在生意场上杀伐骁勇，不仅是上千名中外雇员的总裁，也是韩家几代男人——包括她老伴、儿子、孙子——的女皇。以此推论，她应当是最欣赏“女强人”的。

想到这里，禹恬兰对丈夫说：“也好，今天我当花，你当叶子，你就来衬托我好了。”

“没问题，”陈缅秋甜甜地笑着说，“你年轻时就爱好演出，有根底，保准扮什么象什么……”

这样的丈夫，真是天下第一。

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后，禹恬兰夫妇已经出现在马钧龙的席宴上了。

马钧龙已经五十多岁，他在海外没有私人产业，当了大半辈子雇员。他办事谨慎小心，恭恭敬敬，现在虽然已是高级雇员，而且是所率生意小组的首席理事，但待人仍旧是谦恭温厚的。倒是那几位随员——欧、美、华血统的都有——反倒显得傲然。

酒宴一开，各就各位，马钧龙首先出示了韩伯霜的私信。禹恬兰打开一看，无疑都是热情之词。其中甚至有这样的话——

……闻甥孙婿所措外销生意，棘手不爽，被日商婪索巨利，不胜憾然。我已在别项生意中对该公司实行了报复性惩处，计可得意外盈润数十万。不日，我即发照会与该方，偿金毋需汇我，用以冲掉你方运费、包装费即可……

老太太并非是无条件的，她希望禹恬兰夫妇能够替她做做本市领导人的工作，代她租购一块不低于十华亩的地皮，她要寻找理想户头，合资兴建一个“东方盆景花卉征集中枢”。

信中并未提及与禹恬兰夫妇共措什么生意的愿望。

这有什么打紧？什么生意不生意的，韩老太太既然已经同意将陈缅秋失给日本人的一笔巨款给捞回来，就是从根本上救了陈缅秋的难。而且，细究起这场逢凶化吉的事来，陈氏夫妇也是有功可居的。人家韩老太太若是不看在甥孙女、甥孙婿这一层关系上，何苦要舍这笔财？至于十华亩地皮的事，好办，好办，市郊的大小块荒地多着呢！

偏偏禹恬兰说走了嘴：“马先生，你转告我姨奶奶放心。她要在本市兴办合资生意的事，没什么问题。地皮，我能找；户头，更不成问题，我现在的职务恰恰是……”

陈缅秋体会出妻子的意思是：她的“市园艺品出口公司”，想成为韩老太太在中国大陆兴办合资生意的对象户头。

天！这更是一桩大喜事……

陈缅秋一激动，习惯性地甜笑了，继之便想到自己有义务强化妻子的不凡形象。他说：“马先生，您太绕弯子了，姨奶奶在本市要办的事，正好和我们夫妇两个的现任职务对口儿。哦，我比起恬兰来，条件要逊色一些。恬兰在本市，各方面的有利

条件都很多……”

马钧龙嘿嘿一笑，继之让酒让菜，搭讪着说：“是的，是的……”

陈緬秋力求婉转、含蓄，但还是一桩一桩地强调了禹恬兰的不凡：首先，她的人事关系过硬，她的令尊大人虽然已从市长的位置上离休，但他的门生都身居要职，现任市委书记是他的老下级。他的大女婿不是别人，正是本市公安局内保科长，他儿媳的父亲，是本市工商局长……

“还有，恬兰对盆景花卉又是内行……”陈緬秋终于想起了这一条，“半年前还在担任本市盆景协会的主席。说到恬兰同志对盆景花卉的兴趣、研究，时间还要早。远在她十七、八岁……”

陈緬秋哑然了。他之所以没有继续沿着“十七、八岁”追溯下去，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内容必然勾起禹恬兰对另外一个人的回忆，这个人就是禹恬兰的前夫楚洛星。

马钧龙虽然始终在谦恭地笑着，但他就是不表态，并婉转地透露出：上一次来本市，性质是私人性活动——探亲，因此可以信口开河说些什么；此次来本市，性质是措办公司公务，韩总经理没有授意、授权的事，是不能随便许诺的。

小宴过后，马钧龙笑着催促禹恬兰夫妇回去，说他还约了另外的人来谈事情。禹恬兰在这个宾馆里有朋友，打算拜访拜访，要丈夫先回家，去幼儿园接孩子。

禹恬兰的朋友是本宾馆的服务股长，叫裴月玲，是个很有个性又心肠极好的人。

禹恬兰找到她以后，她尽管象往常一样热情，但总流露出一种左顾右盼、心不在焉的神色。寒暄一番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偷偷问禹恬兰：

“想看看一个老朋友吗？”

“谁？”

“甬问，反正是你的老朋友就是了。”

“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一位脾气极好的人……真的，我早就想让你见识见识他脾气好得象棉花、象面糊……怕老婆的家伙……”

“啰嗦个啥！走，看看去！”

“走，我领你去，在 319 房间。”

裴月玲领着禹恬兰，推开了 319 房间的门之后，禹恬兰才知道上了当，裴月玲这家伙开了个破天荒的大玩笑。裴月玲将禹恬兰推进房间，就顺手关上了门，窃笑着走了。

禹恬兰一看房间里坐着的人，天！是他……

三

按照一般逻辑来推导，禹恬兰一见房间里坐着的是前夫楚洛星，本该扭头就走才是。但是，今天她见到的简直是个死了之后又重新脱生的楚洛星，风貌、神态都是前所未有的。她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怔住了。

掐指算来，楚洛星现在已是三十六岁的人。

当年，他二十七八岁时，是个懒于刮胡子的人，满腮蓬蓬然，象是五十多岁的老大爷。加上模样长得凶，眉毛之重、眼睛之大都是出奇的，使人很难产生“年轻小伙儿”的印象。而今天，他仪表端庄，头发梳得也很认真，一脸络腮胡子刮得很净，脸皮的本来模样——白净、泛红——第一次展示出来了。那浓眉，那大眼，已无“凶气”，似乎只剩下了“雄性美”。

“……犯什么酸！要想干事情就拿出真架势！要不想干，就回家抱孩子！两件事都不想干，就进尼姑庵当姑子去！”——这

是禹恬兰所能忆起的楚洛星的模样、语言。

而今天，他悠悠地坐在沙发上等人，见走进门来的是前妻禹恬兰，小小一怔之后，腴然而平和地笑了，笑得那样恬淡、无欲：

“是你？这可真是天外飞来的稀客。有兴趣坐一会儿吗？哦，当然，不能勉强……”

曾经做过夫妻的人，就算分手是仇恨所致，时过境迁之后也往往容易忆起前情。倘如今天楚洛星是一副急切样子，禹恬兰定然会甩袖离去，他偏偏是这么一种悠然神态，似乎果真对她禹恬兰没有任何怀念，早已成为互不相干之人。这种神情倒使禹恬兰心有所憾，好象不坐一会实在是不甘的。

“你好……”禹恬兰坐下来，讪讪地说，“孩子好……？”

“难为你还记住他，这种感情是伟大的……”楚洛星嬉笑着，颇含讽刺意味，“孩子跟着爸爸度日，生活上的小艰难是难免的……好在他也从中增强了生活能力，不幸中之大幸……”

“你回本市是为了什么事……？”

七年前，楚洛星遭到的打击是双重的：妻子离他而去；他所主持的市园艺学校宣布解散。据说，他在考虑了种种不便之后，毅然到一个距市区二百里之遥的郊区县去了。那里有个副县长是他本家叔叔，该副县长有意将一个农场办出档格，请他去当干部了。

“唔，”楚洛星回答禹恬兰的问话，“有人招呼我，我就来看看，讲礼貌嘛……。事情呢，是办不成的。听起来无非是一句话，很简单——兴办盆景制作业，嘻……过家家而已。真想办？谁去抽这个疯……”

楚洛星谈及此事，神情是嘲弄式的，象是嘲人又象是自嘲。这种玩世不恭之态，是这家伙以前绝对没有的。

听到“盆景制作”几个字，禹恬兰一惊，不禁问：

“是谁招呼你来的？”

“嘻……一个叫马钧龙的侨商。信写得满殷切呢，说是代表他们公司总经理向我致意。如果我有意，他们就积极措办合资企业，并由他们方面向本市官方进行通融，以便同意我来出任中方经理……嘻嘻嘻……想法倒是很浪漫的……”

听了楚洛星的话，禹恬兰的心情很复杂。首先，她醒悟了刚才在席宴上马钧龙对于她禹恬兰提出的合作意愿何以那样淡漠，那是不信赖！倘若她禹恬兰永远不再见到楚洛星，她在参与合资企业兴办的事上或许永远是有信心、有自负感的。就是嘛——陈緬秋对她那诸多“有利条件”的阐扬，毕竟不是无中生有的奉承呀！但是，一与楚洛星相见，她的勇气就被压缩了大半。不管怎样说，她也必须承认楚洛星这家伙一经主持起正经事情来，那股子“一竿子插到底”的脾气实在太可怕了。一瞬间，她甚至感到自己就是个过家家的角色，什么正经事也办不成。

但是，自尊心又使她必须清除一切在前夫面前的自卑意识。前夫，就是仇家呀！成全了前夫，意味着什么哟……。

“你真不想干？”她试探着问楚洛星。

“放心，我绝不搅合……”楚洛星淡笑着，“这些年，我品味来品味去，还是你那条理论伟大——‘只做个纯粹意义上的人，此外什么也不要做，否则只有自寻烦恼。’唔，对，就是这样……”

看来，楚洛星真是没有火气的人了。

“你要是早明白这些多好……”禹恬兰说了这句话，又突然觉得有点失口，不好意思起来。

“可你现在却一改初衷，听说当起了什么经理……”楚洛星晒笑着说，“何苦……”

禹恬兰当然不便说出此事的底里，只能支吾着说：“我是被

架上去的，脱不开身。”

“放心，我是不会搅合你们的事的，嘻嘻嘻……”楚洛星又一次自辩着，但又补充说，“不过，有人要成为你们的对头，我也没办法。嘿嘿嘿，我可惹不起她……”

“谁？谁要成为我们的对头？”

“嘿嘿嘿……草民一个。不过，外商、侨商很可能特别尊重她的特殊头衔——当年本市那位盆景大王曹老先生的唯一传人……”

禹恬兰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呆了。

四

禹恬兰虽然和楚洛星离婚七年多了，但对于楚洛星离婚后的“行踪”，又怎能是陌生的？例如今天楚洛星提到的那个人——盆景大王曹老先生的后人，禹恬兰不仅知道她的名字叫曹玉钗，还知道她……其实就是楚洛星现在的妻子。

楚洛星和禹恬兰有过多年恋爱生活、三年婚姻生活。按理说，有过长时间恋爱做基础的婚姻，应该是牢固的。可惜，他们的恋爱、婚姻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

如果追溯起恋爱的萌芽期——少年情谊，时间真是太早了。一九六五年，两个人还都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时，就有某些警惕性很强的小干部向班主任——女教师陶梦芙反映：体育委员楚洛星和文娱委员禹恬兰“搞对象”，形影不离。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学生之间是很犯忌的，也是教导主任、班主任很过敏的。教导主任左思右想，觉得禹恬兰是市长女儿，不好惹，应当从轻发落——给予批评教育就可以了。至于楚洛星，对不起，至少也要给个记过处分，因为这男孩子的根底太平凡了，父亲只是禹市长的司机，母亲是禹家的保姆兼厨师。

班主任陶梦芙是个神情阴郁、别有思路的人，她在认真了解了两个孩子关系的起因——由于父母一辈之间有特殊关系，使得儿女一代从小就有较多接触，又了解了两个孩子所谓“不正常关系”的实情，发觉他们无非是愿意在一起而已，没有什么过分之举。这位女教师非但没有同意教导主任的示意，而且一联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世，反倒对这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她认为，一个市长的女儿，能够给予司机、保姆的儿子以友谊，这种感情本身就值得尊重，甚至应该为他们以后坚持这种友情、发展这种友情而祝福。

这位四十一岁的女班主任把两个孩子找到办公室，两个孩子自然是有些惶恐的。女班主任没有急于问话，而是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神情阴冷。好一会，她才指着十四岁的禹恬兰问：“你真喜欢楚洛星吗？你喜欢他什么？看着我的眼睛——要诚实！”

小女孩在班主任那冷厉眼睛的威慑之下，灵魂在颤抖，连半句谎话也不敢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能谈出什么高深的见地呢？她对楚洛星的喜欢，无非是基于青春前期女孩子的一般性心理——对于男孩子中有“小英雄”、“小领袖”风采的人往往产生特殊的爱慕；楚洛星不仅功课好，是体育场上的健儿，而且特别能够在弱小同学受欺侮时挺身而出，以他那特殊“厉害”的眼睛和拳头吓退对方。

这些，在女班主任听来，就已经足够纯洁、美好了。这位班主任本人，远在二十年前也曾这样爱过一个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这个男同学叫禹行川。那时，陶梦芙是个珠宝巨商的女儿，而禹行川只是个邮差的儿子。虽有姨、舅在海外经商，但由于战乱，也不通音讯。禹行川获得了陶梦芙的不少接济。连他后来投奔革命时的路费，还是由陶梦芙提供的。然而，几年以